

津子围 著

残局

消闲系列丛书

残局如此之难，又如此之易。

那天夜里反复於床上，觉得棋道仿佛天道，亦如人道，越想越觉得中国人了不起。

残局

群众出版社



消闲系列丛书

残局

津子围 著

163636



北京联大

00072243

163636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残 局

津子围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207 千字 插图 3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307-X/I·481 定价:9.50 元

印数:00001-10100 册



津子園

内 容 提 要

某市人事局办公室副处级秘书吴文翼，因不喜欢官场上的阿谀风气，也因於摆不平机关内复杂的人际关系，义无返顾地跳下商海，办起了东亚公司。吴文翼的老同学，电视台记者津子围和银行区办主任盖力天，常常给他帮忙。一时间，几个人热衷于“对缝”钢材，兜了一个大圈子，发现货主竟是他们自己。做买卖，想赚大钱，并非那么容易。忽而，吴文翼又想转行搞实业，有信息传来，说是承包大窑湾工程可以赚大钱。於是，吴文翼启动他的情人李玉香去疏通关系……

多年来，吴文翼一直倾慕黄丹丹，但是却总不能克服对她的胆怯心理；盖力天与黄丹丹萍水相逢，两人一拍即合，如火如荼；黄丹丹与津子围同在电视台工作，却视同陌路，经常相互诋毁、嘲讽。吴文翼承包工程的事泡汤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无奈只得跑到外地去避风，盖力天擅自做主，给个体户鲁晓军贷款 500 万，贷款期限到了，人却无影无踪，盖力天陷入窘迫和压力之中。

就在吴文翼一筹莫展之时，忽听说市委组织部正在考核机关工作经验，又有实践经验的年轻干部，并将任命他做卫星县的副县长……在豪华的圣诞晚宴上，津子围又一次遭到黄丹丹的奚落，这使津子围勃然大怒。黄丹丹却突然发现，津子围那双深沉的眼睛，正是她苦苦寻觅了许多年的目光……

对待世纪末就如同人们对待临近的黑夜一样，既有对新的一轮黎明的期望，又有对黑夜的恐惧，这便常常加剧了诸多心态的情绪化。

在夜色的街灯里，偶观一老者设盘残局，因围观者众，便探身观望，不觉时间顿逝，残局仍不得解；渐渐对设残局者产生敬畏之情。这时，围观者踊动，我被挤到前排，无意之中碰了一个“马”，再观旗阵，速解！

破残局如此之难，又如此之易。

那天夜里反复于床上，觉得棋道仿佛天道，亦如人道，越想越觉得中国人了不起。

BB7-24/2

序

何镇邦

青年作家津子围发过不少中短篇小说，引起当地文坛的注意；我读过其中的一些篇什，也为他某些执着的艺术追求所吸引。三年前，他离开供职的政府机关下海，在商海里扑腾，甜酸苦辣，自然有不少深切的体验。于是，一边在经营他的公司，一边又拿起笔来写他的长篇小说。没想到，几个月的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这部长篇处女作《残局》。当他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此作告竣并略述小说的梗概之后，我感到兴奋，于是有了做第一位读者的机会。群众出版社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让这部敏锐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面世，作者和编者都希望我能写几句话置于卷首。看来这是很难推托的任务了。

近两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日趋繁荣。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九九二、九三两年，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新作九百多部，其中通俗长篇小说二百多部，除外的七百余部属纯文学的长篇小说，达到日出一部的水平。这样的产量，为我国文学史上所仅见。一九九三年，陕西的几位作家集中推出几部长篇小说，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也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轰动；一九九四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广州军

区创作室的“特区军旅长篇小说系列”，被称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集团冲锋”，也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我以为，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最值得注意的还不仅在于数量的可观和诸如“陕军东征”以及广州军区创作室的“集团冲锋”这种社会轰动效应，值得注意的还在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多样化。这些年，人们一直在探求小说创作的多种可能性，长篇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只要稍为留意一下，长篇小说创作无论题材的选取，文体的变异，其多样化的趋势都是很明显的。青年作家津子围的长篇处女作《残局》正是在长篇小说创作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值得注意的长篇新作，而它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敏锐和艺术上的鲜明特色，又为长篇小说创作多样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长篇小说创作多样化的表现之一就是题材选取的多样化，尤其是反映经济生活的作品逐渐多起来，乃是题材多样化的一个主要标志。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商潮的涌动，文人的下海，经济生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反映经济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逐渐多起来。就长篇小说而言，前些年出现的钱石昌、欧伟雄的《商界》，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浸》和《大上海飘浮》，还有毕四海的历史小说《风流少东》（后易名为《东方商人》第一部）以及其续篇《东方商人》第二部，都是写经济生活的，尤其是写历史上的商人和今天涌动的商潮的。但以上几部作品，都是一些作家在岸上观“潮”的记录，并非他们亲身下海的生活体验，因此，虽然取得不同程度的艺术成就，但总感到还是有些“隔”。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川作家贾万超的长篇新作《生命呼啸》和青年作家津子围的这部即将推出的长篇处女作《残局》，其共同特点都是作家下海后生活体验的记录或艺术转化。当然，《残局》在艺术风格上迥异于《生命呼啸》；《生命呼啸》接近于纪实，而《残局》则写得比较虚，对整个时代气息的把握和传达则更集中强烈些。

《残局》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中心人物。它以原某市人

事局办公室副处级调研员吴文翼下海的经历为主线，以吴文翼的几个朋友以及同他们有关联的人物，诸如电视台记者津子围，节目主持人黄丹丹，建设银行某区办副主任盖力天、人事局办公室主任冯志军及其妻子市某单位项目处处长李玉香、还有下海大款、混世魔王鲁晓军，黄丹丹的女友范小青、吴祺等人物的生活故事编织成一出颇有兴味的九十年代生活悲喜剧。它以九十年代政界和商界相交错的大背景，以上述一些人物的生活故事和情感纠葛为主要内容，描摹出九十年代一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他们为改善生存状态在奋斗，在抗争，但生活中充满着理不清的矛盾和纠葛，他们的生活状况，就象一盘象棋残局一样，一时找不到出路，因此活得无奈，甚至时时透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世纪末的情绪。但是，他们又在用各种办法打破这种生活的残局，希冀找到生活的出路，走出生活的困境，找到生活的希望。因此，他们的生活是无奈的，甚至有时还有点灰色，但是他们又都充满希望地生活着，在生活中奋力拼搏。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我们大家的生活。以吴文翼为例，他由于在市政府机关里受到冯志军的压制和排斥，在用一种不光彩的手段报复冯志军后下海经商，办一个叫东亚公司的皮包公司。先是进行时下很风行的“对缝儿”，进行倒卖钢材的中介活动，但倒来倒去，却倒到自己手中来，弄得啼笑皆非。后来，他又费尽心机利用各种关系力图承包大窑湾工程的某些项目，眼看就要成功了，却一下子成了泡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他被市委组织部选中进行考察，重返政界，出任某市卫星县主管经济的副县长。吴文翼的下海经历和上岸结果充满悲喜剧色彩，很能艺术地反映政界与商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能准确地表现一些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在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一方面是转型期官场与商场的各种不规则的竞争，一方面是在这种竞争中的得意与失落，以及由失落而产生的某种玩世不恭的世纪末情绪。吴文翼及其朋友们几个月的

生活经历相当典型地表现了这一切。此外，象盖力天的被提拔和在鲁晓军的五百万元的贷款无法收回之后反而巩固了位置；津子围的玩世不恭和某些感情纠葛，黄丹丹的波动不定的情绪；冯志军的官场活动，得意与失意相交错，整人与被整相交迭……这一切，都相当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九十年代生活某些还未被人们认识的方面。我以为，作者以其敏锐的目光和独特的观察角度，以其下“海”三年的深切的生活体验，向我们所描述的吴文翼及其朋友们这种残局式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还有打破残局种种可能性和结果，是真实可信的，也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残局》虽然只是写了几个人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段里的人生经历，格局不大，但由于作者对这种残局局面生动而有特色的描写，对时代氛围准确的把握，对某些时代情绪的传达，将撞击广大读者的心扉，引起应有的回声。

《残局》不仅将以其观照生活的独特角度和敏锐捕捉时代的情绪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将以它新鲜的艺术表现手段和艺术风貌吸引读者。

它写活了一群人物。吴文翼、津子围、盖力天、黄丹丹、李玉香、冯志军，这些着墨较多的人物固然写活了，有的还有相当的深度和典型性，就是着墨不多的鲁晓军、范小青、吴祺等，还有那个大窑湾工地指挥部的温经理，电视台节目部主任，津子围、黄丹丹的顶头上司马德元等，也都写活了。吴文翼、津子围、盖力天、黄丹丹等，都当过知青，后来又都上了大学，然后在改革开放的商品大潮中拼搏，有的下海，有的观潮，但受到这个大潮的影响，在他们生活和感情经历中出现各种悲剧和喜剧，产生各种纠葛，总是充满失败又充满希望。可以这么说，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有许多共同点，但性格，心态以至于素质却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性格都比较复杂，因而也就比较立体。例如津子围，有其热情积极进取的一面，又有其充满惰性和灰色的一面。他本来是作为一个联缀各种情节的线索人物出现

的,但由于写出了个性,也赋予他充盈的艺术生命。当然必须指出,作品中的津子围同小说作者津子围,绝不是一回事,读者切勿误会。冯志军和李玉香,他们夫妻的生活经历自然不同于吴文翼等人,在冯志军身上也表现了较多人性的缺陷,但他们也不是什么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追求,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大概除了鲁晓军之外,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都是采取一种比较宽亮的态度的,例如对冯志军,也仅止于揶揄和嘲讽,而并未对他进行鞭挞。这种对人物的态度和写法,使作品显得更加客观和真实,更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中,不仅有这种恰如其份的艺术分寸感,而且表现了相当出色的描摹才能。大窑湾的温经理和电视台的马主任,都是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但几笔即能画龙点睛,例如写温经理如何从一个混混儿到日本打工摇身一变成了洋博士,如何从对吴文翼的高踞之态转而在年轻小姐面前的媚态;再如写马德元的性变态和狭隘的胸怀,都是几笔就写活了。在这种细微处往往表现出作者的艺术才华。

在结构上,这部小说采用以人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结构作品的办法,而不用一个主要情节贯穿全书的传统手法,这也透着一种艺术新鲜感。这种结构办法,可以归之于又一种板块结构。我以为作者的这种艺术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作品中相当多的人物心理描写是相当吸引人的;语言的流畅、生活化和调侃味也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某些“黑色幽默”的运用也恰到好处。看得出来,作者力图把传统手法同现代手法揉合起来,尽管其效果还不是很理想,但这种追求和尝试是值得赞赏的。

由于近距离地描述正在流动的当代生活,由于写得匆忙,来不及做更多的艺术上的打磨和润色,《残局》在其具有上述相当的优长之处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不够厚实,缺乏更强的力度,有些地方显得不够精美。但在长篇小说创作趋于多样化的背景下,《残局》仍不失为一部长篇小说新作中的佳构。尤其它出自一位青年作家之

手,更值得热情肯定。我想,《残局》在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新旧岁之交出现于文坛,是会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至于它的艺术生命力如何,还是让时间来说话吧,自然不必由我在这儿饶舌。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六日

草成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津子围从电话里听到吴文翼发颤的声音，知道吴文翼又有自己感到兴奋的事情要急于告诉他。那天窗外正下着雨，法国梧桐树冷清地摇曳在低灰的天空中，对面一向色彩明丽的过街天桥也变得沉稳和凝重。

津子围不喜欢雨天，他似乎觉得雨天使自己沉闷，嗅到的空气也腥兮兮的。在这样的天气接到兴奋得发颤的电话，他有些觉得不自然。

说起来津子围今天该给吴文翼去电话的。问题在于，津子围要为吴文翼联系的广告片始终就处于联系之中，好在大家都习惯了，就为这模糊的影象忙碌着，想一想，就如同一条航行在绿树掩映着的湖泊，弄桨者被一种愿望支撑着，调动浑身或多或少的肌肉，努力向前划着，尽管这种努力的结果是：越努力越朝着迷失的方向。

问题在于津子围，他真实地告诉吴文翼广告片可观的利润目标时，自己原本就是理论化的，他自己习惯于这种理论化，能将这种理论自圆其说，便心安理得了。

就这样，津子围在想散心的时候，有朋友来的时候，特别是外

埠的女同学来的时候，他都理直气壮地操起电话：喂！文翼吗？今天有几个朋友去你那里坐一坐，安排点档次，对，要KTV包间。吴文翼乐天派一般前后忙碌着，每一次大概都没有明确的结果，可是，他仍乐天派一般忙碌着，大概吴文翼觉得应该忙碌，如果连忙碌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也可能每一次忙碌都加剧了吴文翼的希望，他或许觉得：这件事情快有结果了。或许他根本就没这么觉得……

津子围想了想吴文翼的电话，开始快速在脑子里闪着有关联的事情，这有关联的事情便是找哪一位朋友，吴文翼免不了又要破费一点，谁叫他这么兴奋得声音发颤地给“老围”打电话呢！

津子围想得认真的时候，《环市写真》的节目主持人黄丹丹伸过头来，她用那双长睫毛的眼睛盯着津子围的眼镜，说：“想谁想得那么入神。”

津子围揉了揉眼皮，他极讨厌黄丹丹说话的腔调，那腔调就象练惯京剧的人，说不出是一种什么舞台滋味儿。他没好气地说：“想你！”

“我没那么幸运！”黄丹丹一撇嘴，晃着身子向外走去。

津子围看了看黄丹丹的背影，心里象有蛇皮抚过一样，腥嗖嗖的使他心口发堵。

黄丹丹是幸运的，在电视台她是宠儿之一，天赋的容貌和嗓子，加上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招牌，她便以压倒之势在电视这新兴的领域里活跃着。应该说，黄丹丹刚调来那会儿，津子围对她还是友善的，直到他知道他的好友吴文翼在大学期间苦苦追了黄丹丹四年，并被黄丹丹涮得连一点男人的自尊都没有的时候，他才带着情绪关注着黄丹丹。

有一次喝酒喝到半醉，他对部主任马德元说：“黄丹丹和房产局的翁局长挺好，跳舞的时候，我模模糊糊看见他俩的脸，这样！”

津子围做了一个手势。

老马说：“我就早看出黄丹丹没往好里浪，你看走路的姿式？”

说这话没几天，黄丹丹就严肃地找他谈话，并威胁要到台长那里说清楚，台长那里说不清楚就到法院起诉，以维护其名誉，如若归类这也算得上侵权案了。

津子围先是心惊，继而平静下来，他眯着眼睛说：“我没说！”

黄丹丹要找人对证，越说越激动。

津子围还是眯着眼睛：“我没说！”

“你这人真恶心！”黄丹丹转身向外走去。

津子围呆呆地坐在自己的位置吸烟，窗外的阳光把他放在光明之中，想着多少年的哥们儿老马，他的气直涌上额头的筋节，他恶狠狠地碾碎手里的烟头，骂了一句：“马主任，我操你妈！”

世间的事常常被归结到因果上来，这因果与先世后世是一个概念，与黑夜白夜又是一个概念。事隔不久，津子围的一个专题片被砍了下来。电视台的专题记者，不是上片子就是被砍下片子，这原本就是十分正常的事，偏偏有人将他采访西安路午夜酒吧的事与谣传市长的指示联系起来，说市长曾暗示公安局，要想创造投资的软环境，就得发展地下经济，为外商提供满意的服务云云。外商倒是有限，更多的服务便发掘内部潜力了。

那天晚上津子围去台里看样片，老马把他叫到走廊里，灯光下，老马的嘴正被鼻子的阴影遮住。

津子围盯着老马的嘴。

“先给颗烟。”老马的嘴搐动一下。

津子围递给他一支烟。

“你知不知你的麻烦？”

“什么麻烦？”

“你还不知道？”

“说吧！”

“你的片子砍了。”马主任眼睛滚圆。

津子围也叼上一颗，露着风说：“大惊小怪，愿意砍就砍，全砍才好呢，反正我又没闲着。……”

“不是，有人说……”老马四下瞅了瞅。

津子围也跟着四下瞅了瞅，四处没人，只有老马身后的垃圾箱，散发着油墨和快餐面汤的混合气味儿。

“没人。”津子围说。

“有人说……”老马又压低了声音：“说你拍片的角度别有用，客观上对那些不好的谣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胡扯！”津子围大声说。

马主任习惯性地一激灵，圆眼里带着怨气。“……小声点儿。这还不说，台里有人反映，你去那些地方采访，抱着个人的猎奇心理和个人的品味，还……还有人反映你得了……说你这一段儿总往医院跑，打青霉素，腿都有点软了。”

“放屁！”津子围耐不住性子了。

老马吓得连忙借口去卫生间，好象十分后悔向津子围通报这些情况。

津子围想来想去，觉得这些事怕与黄丹丹有瓜葛，他便留意黄丹丹的行踪与举动。

偏偏凑巧，那天中午，津子围没有饭局，他去热水房取加温的盒饭，走到门口，见黄丹丹的头在门玻璃内。他的警惕性油然而生，蹑手蹑脚走到门口。

黄丹丹并没在意身后有位蹑手蹑脚的“绅士”，拿起自己的饭盒，便一眼看到有一个耳大的“围”字的白钢饭盒。她迅速打开那个带字的饭盒盖儿，用力在自己的嗓子里清痰儿，清了清没清出来，于是，用一口十分丰富的唾沫代替痰，全唾到那只白钢饭盒里，然后，迅速合上了盖儿。

这当口儿，新分台里的大学生眼镜儿敲着饭盒走过来，才没使津子围恍恍忽忽跌倒……

津子围还望着黄丹丹走后留下的门，想着想着，一个怪念头在脑子里流星一般倏然划过，他为自己有了这个新奇的念头振奋了一下，一边向口袋里摸烟，一边操起电话。

“喂，文翼吗？我是老围，今天要和我谈什么事？……没别的意思，我是看你的事重要到什么程度，因为我这边还有重要的事，就看哪个应该放下，总有轻重缓急吗！……最最重要？那好吧。哎，今晚我还要带一个朋友去，……去了你就知道，你准感谢我！……好，晚上见！”

放下电话，津子围就笑容可掬地去敲黄丹丹的门。

“没关呐！”黄丹丹的声音传出来。

津子围就站在门口儿，双腿骑在门坎上，可进可退。

“能不能请你参加今晚的聚会？”

“你请我？”黄丹丹眯起了眼睛。

“当然。想来想去，咱台里就你还够腕儿！”

“真不敢相信你还会说这么动听的话。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尽管今晚我有顶重要的事儿。”

“没关系。”津子围倚在门框上，根本就没有走的意思：“说起来也是，人世间的误解迷惑了眼睛，也迷惑了心灵，愿理解降临到我们兄弟之间吧！”

黄丹丹望着津子围仰起的头，那副布道的神态和腔调与平时的感觉十分不同。

“本来，今天我也有十分重要的事，但最最重要的是对朋友的帮助，并且，你是我这位朋友的最强有力的帮手！”

黄丹丹被津子围的友好态度感染了，冷笑着说：“别把玩笑开得那么逼真！”

津子围一正表情，显得更加诚恳，“我习惯开玩笑吗？我是真心请你的。”